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送欽差湯懷自刎

詩曰：報國丹心一鑿清，終天浩氣佈乾坤。祇慚世上無忠孝，不論人間有死生。

說話那岳雲一馬衝入番營，大叫：「俺岳小爺來踹營了！」舞動那兩柄銀錘，如飛蝗兩點一般的打來，誰人抵擋得住！況且那些番兵俱已曉得岳公子的厲害，都向兩邊閃開。岳公子逢人便打，打得眾番兵東躲西逃，自相踐踏。

恰好第三隊先行嚴成方已到。兩隊軍士將楊先鋒誤走小商河被金兵射死，如今岳公子單身獨馬踹進番營的事說了。嚴成方聞言大怒，即傳令三軍安下營寨：「等我幫他去來！」把馬一提，直至番營，高聲大叫：「俺嚴成方來踹營也！」掄動紫金錘，打將人來，指東打西，繞南轉北。尋見了岳雲，兩個人並力打來！那時兀兀在大營，見小番報說：「岳小南蠻又同了一個小南蠻叫做嚴成方，踹進營盤，分兇狠，難以抵敵，望速遣將官擒拿！」兀兀思想：「某家六萬大兵來到此地，被楊再興一人一騎挑死我四個先鋒，殺傷我許多人馬。如今又有這兩個小南蠻如此厲害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隨即傳下令來，點各營元帥、平章速去迎敵，務要生擒二人，如若放走，軍令治罪！那些番兵番將得了此令，層層圍住岳公子、嚴成方廝殺，不表。

再說那第四隊先行何元慶領兵來到，軍士也將楊再興射死、岳公子與嚴成方殺入番營的事說了一遍。何元慶聽了，吩咐三軍紮下營寨，他也是二人一騎，衝至番營門首，太喝一聲：「呔！番奴！何元慶來也！」舞動雙錘，殺進番營。

隨即那第五隊先行余化龍兵馬也到，聽了此信，按下三軍，飛馬衝入番營，大叫一聲：「番奴閃開！余化龍來也！」把銀槍一起，點頭點腦挑來，好生厲害，殺得那番兵喊叫道：「南蠻狠嚇！」霎時間，衝透番營七層圍子手，撞翻八面虎狼軍。匹馬衝入重圍，來尋眾位先鋒。

不久，那第六隊羅延慶人馬又到，眾三軍也將前事說了一遍。羅延慶聞言，大怒道：「爾等紮下營盤，等我去與楊將軍報仇！」一馬狂奔而來！祇見楊再興射死在河內，延慶下馬拜了兩拜，哭一聲：「哥哥嚇！你為國捐軀，真個痛殺我也！今小弟與兄上前去報仇，望哥哥陰靈護佑！」就揩乾眼淚，上馬提槍，竟往番營而來，殺入重圍。羅延慶踹進番營，已是黃昏時分。

第七隊伍尚志也到，三軍也將前事稟上。伍尚志吩咐三軍紮住營盤，飛馬來至番營，將馬一提，舞動這枝畫杆銀戟，殺進番營，一層層衝將進去。祇見岳雲、嚴成方、何元慶、余化龍、羅延慶皆在圍內，伍尚志叫聲：「有興頭！我伍尚志也來了！」六隻大蟲殺在番營內，錘打來，遇著便為肉醬；槍刺去，逢著頃刻身亡。真個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！

兀兀看見，便道：「不信這幾個南蠻如此厲害！」遂又傳集眾平章一齊圍住，吩咐：「務要拿了這幾個南蠻，大事就定了！」眾將得令，層層圍住。那六個人在裡面殺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殺了一晝夜。恰好岳元帥、韓元帥的大兵已到，依河為界，放炮安營。那番陣內六個先行聽見炮響，曉得是元帥兵到。岳公子掄錘打出番營，後邊何元慶、余化龍、羅延慶、伍尚志一齊跟著殺出來。岳雲回頭一看，單單不見了嚴成方，大叫：「眾位叔父，嚴成方尚在陣內！快些進去救應他出來。」岳公子當頭，眾將在後，復轉身一齊又殺進番營。祇見嚴成方在亂軍中逢人亂打，岳雲道：「賢弟快回營去罷！」嚴成方也不回言，舉錘便打，岳雲連忙架住。卻是那嚴成方殺了一日一夜，已經殺昏了，祇往番營殺進去，也認不出自家人了。岳雲便一手掄錘，一手拖住嚴成方左手，何元慶扯住右手，羅延慶抱住身子，余化龍在前引路，伍尚志斷後。眾英雄裏嚴成方殺出番營，來到大營，進帳見岳元帥繳令。

岳翁吩咐嚴成方後營將養。祇見羅延慶分悲苦，岳翁道：「賢弟休得悲苦！武將當場，馬革裹屍。祇是未曾受享朝廷爵祿，如此英雄，甚為可惜！」元帥就吩咐整備祭禮，親到小商河祭奠。然後收屍，葬在鳳凰山，不表。

再說兀兀見眾英雄去了，但見屍骸滿地，血流成河，死者莫知其數，帶傷者甚眾。一面將屍首埋葬，一面將帶傷軍士發在後營醫治，又與眾將計議道：「這岳南蠻如此厲害！他若各處人馬到齊，早晚必來決戰！某家想那秦檜為何不見照應，難道他死了不成？況某家何等恩義待他！他夫妻二人臨別時對天立誓，歸到南朝，豈有忘了某家之理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今日進中原，秦檜豈有不照應之理？請狼主靜候幾日，決有好音。」且按下兀兀營中之事。

卻說那邊張元帥帶領五萬人馬，劉元帥帶兵五萬，各處節度總兵皆到，共有二萬大兵，紮下了二座大營，聚在朱仙鎮上。這一日，岳元帥昇帳，軍士來報說：「聖旨下。」岳翁連忙出營接旨。

欽差開讀，卻是朝廷敕賜岳飛「上方劍」一口，札符數百道。有罪者先斬後奏，有功者任憑授職。岳翁謝恩，送了欽差起身，回到帳中坐下，又有探子進帳來報：「趙太師氣憤疾發，已經亡故，將禮部尚書秦檜拜了相位，特來報知。」岳翁與眾元帥、節度、總兵，各各差官送禮進京賀喜。

過了數日，有新科狀元張九成奉旨來做參謀，在營外候令。傳宣官進帳通報，元帥遂命進見，張九成卻不戎裝，進營來至帳下，道：「各位老大人在上，晚生張九成參見。」岳翁與眾元帥等一齊站起來道：「殿元請起。」叫左右看坐。張九成道：「各位老元戎在上，晚生焉敢坐！」岳翁道：「奉君命到此，正要請教，焉有不坐之理？」九成祇得合坐過了，就於旁側坐定。岳翁道：「殿元館閣奇才，何不隨朝保駕，卻來此處參謀？」九成道：「晚生蒙天子洪恩，不加黜逐，反得叨居鼎甲。因為晚生乃一介寒儒，前去參見秦太師沒有孝敬，故而秦太師在聖上面前，特保居此職。」岳翁對眾元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想那秦太師亦是載寒窗，由青燈而居相位，怎麼重賂輕賢！」眾元帥道：「且留殿元在此，再作區處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又報聖旨下了。眾元帥聞報，一齊出營來接旨。那欽差在馬上說道：「祇要新科狀元張九成上來接旨。」張九成忙上前道：「臣張九成接旨。」那欽差道：「聖旨命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，特此欽賜符節，望闕謝恩。」張九成謝恩過了。那欽差道：「聖上有旨，著岳飛速命狀元起身，不可遲誤！」說罷，即將符節交代明白，轉馬回去。

各位元帥進帳坐定，議論此事：「那裡出自聖旨！必定秦檜弄權陷害殿元！」眾人各各憤憤不平，都說道：「如今朝內有了這樣的奸臣，忠臣就不能保全了！真正令人膽寒！」岳翁道：「貴欽差不知何日榮行？」張九成道：「晚生既有王命在身，焉敢耽擱？祇是一件，家下還有老母與舍弟九思，怎知此事？須得寫一信通知。今日便可起身。」岳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貴欽差可即寫起書來，待本帥著人送到尊府便了。」即叫左右取過文房四寶，將桌子抬到九成面前。九成即含淚修書，將一香囊封好在內，奉與岳元帥。岳元帥即喚過一名家將，吩咐道：「這封書，著你星夜往常州，送到狀元府上，面見二老翁親自開拆。」家將答應，領書而去。

張九成道：「家書已去，晚生就此告辭了！還求元帥差一位將軍，送晚生出那番營便好。」岳翁道：「當得遵命。」即傳下令來道：「那一位將軍敢領令，送欽差出番營去？」下邊應聲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岳翁舉目一看卻是湯懷，不覺淚下，叫道：「湯將軍好生前往！」這班元帥，各節度、總兵，眾統制，與張九成、湯懷出營，一齊上馬，直送至小商橋。眾元帥道：「貴欽差，兄弟們不遠送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請各位大人回營。」湯懷道：「各位大老爺，末將去了！」又對岳翁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去了！」岳元帥欲待回言，喉中語塞，淚如泉涌，目不忍視。帶領眾將，回轉營中，掩面悲切，退往後營去了。

那湯懷保著張九成直至番營，大喝道：「番奴聽者，俺大宋天子，差新科狀元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聖。快去通報，讓路與我們走！」小番聽了便說道：「湯南蠻且住著！待俺去稟狼主。」小番忙進帳去報與兀兀。兀兀道：「中原有這等忠臣，甚為可敬！」傳令把大營分開，讓出一路。再點一員平章，帶領五員兒郎，送他到五國城去。

小番得令，傳下號令。那五營八哨，眾番兵一齊兩下分開，讓出一條大路。張九成同著湯懷，一齊穿營進來。那些番兵番將看見張九成，生得面白脣紅，紅袍金帶，烏紗皂靴，在馬上手持符節；後邊湯懷橫槍躍馬保著，人人喝彩：「好個年少忠臣！」兀兀也來觀看，不住口的稱贊。又見湯懷跟在後頭，便問軍師道：「這可是岳南蠻手下的湯懷麼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果然是湯南蠻。」兀

兀道：「中原有這樣不怕死的南蠻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」吩咐：「將大營合好，若是湯南蠻轉來，須要生擒活捉，不可傷他性命。違令者斬！」

卻說張九成同湯懷二人出了番營，祇見一個平章帶了五名番兵，上前問道：「呔！俺奉狼主之命，領兵護送。那一位是往五國城去的？」湯懷指著九成道：「這一位便是。一路上爾等須要小心服侍！」番兵點頭答應。湯懷道：「張大人，末將不能遠送了！」張九成道：「今日與將軍一別，諒今生不能重會了！」言罷，掩面哭泣而去！

湯懷也哭了一會。望見欽差去遠了，揩乾了眼淚，回馬來到番營，擺著手中銀槍，端進重圍。眾番兵上前攔住，喝道：「湯南蠻，今日你休想回營了！俺等奉狼主之命，在此拿你。你若早下馬投降，不獨免死，還要封你一個大大的頭目。」湯懷大怒道：「呔！番賊！我老爺這幾根精骨頭，也不想回家鄉的了。」大喝一聲，便走馬使槍往番營中衝入重圍，與番人大戰。那湯懷的手段本來是平常的，二來那座番營有五里路長，這杆槍如何殺得出去？但見那番兵一層一層圍將上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南蠻子，早下馬投降！若想出營，今生不能夠了！」祇一聲叫，那些番兵番將，刀槍劍戟，一齊殺將攏來。湯懷手中的這杆槍那裡招架得住，這邊一刀，那邊一槍。湯懷想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單人獨騎，今日料想殺不出重圍。倘被番人拿住，那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反受番人之辱，倒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把手中槍，左右勾開許多兵器，大叫一聲：「且慢動手！」眾番將一齊住手，叫：「南蠻快快投降，免得擒捉！」湯懷喝道：「呔！你們休要想錯了念頭！俺湯老爺是何等之人，豈肯投降於你？少不得俺哥哥岳大元帥前來將你等番奴掃盡，那時直搗黃龍府，捉住完顏老番奴，將你等番奴斬盡殺絕，那時方出俺心中之氣也！」叫一聲：「元帥大哥！小弟今生不能再見你之面了！」又叫：「各位兄弟們，今日俺湯懷與你們長別了！」就把手中槍尖調轉，向咽喉指一下，早已翻身落馬而死。可憐他：一點丹心歸地府，滿腔浩氣上天庭。有詩曰：

送客歸來勇氣微，孤身力盡鬥心稀。自甘友誼輕生死，血染游魂志不移！

那些眾番兵看見湯懷自盡，報與兀兀。兀兀吩咐把首級號令軍前，將屍骸埋葬。岳爺正在營中思想湯懷，軍士進來報道：「湯將軍的首級，號令在番營前了！」岳爺聞言大哭道：「我與你自幼同窗學藝，恩同手足。未曾受得三封，安享太平之福，今日先喪於番人之手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眾將俱各悲咽。元帥吩咐備辦祭禮，遙望番營祭奠。眾將拜奠已畢回營，不提。

且說兀兀自葬湯懷之後，在帳中與眾元帥、平章等稱贊那湯懷的忠心義氣，忽有小番進帳報道：「殿下到了。」兀兀傳令宣進。陸文龍進營參見。那陸文龍：

年方一十六歲，膂力倒有千斤。身長九尺，面闊五停；頭大腰圓，目秀眉清。弓馬俱嫻熟，雙槍本事能。南朝少此英雄將，北國稱為第一人！

這陸文龍進帳參見畢，兀兀道：「王兒因何來遲？」文龍道：「臣兒因貪看中原景致，故爾來遲。父王領大兵進中原日久，為何不發兵到臨安，去捉南蠻皇帝，反下營在此？」兀兀就把楊再興戰死小商河，岳雲、嚴成方等大戰；又因對營有二座南蠻營寨，況岳飛分厲害，所以為父的不能前進說知。文龍道：「今日天色尚早，待臣兒領兵前去，捉拿幾個南朝蠻子，與父王解悶！」兀兀道：「王兒要去，必須小心！」

文龍領令出來，帶領番兵直過小商橋，來至宋營討戰。當有小軍報入大營：「啟上元帥，今有番邦一員小將，在外討戰。」元帥便問兩邊眾將：「那一位敢出馬？」話言未絕，旁邊閃過呼天慶、呼天保兩員將官，上前打恭道：「小將情願出陣，擒此番奴來獻上。」元帥吩咐小心前去。

二人得令，出營上馬，帶領兵卒來至陣前。兩軍相對，各列陣勢。呼天保一馬當先，觀看這員番將，年紀六七歲，白面紅脣；頭戴一頂二龍戲珠紫金冠，兩根雉尾斜飄；穿一件大紅團龍戰襖，外罩著一副鎖子黃金玲瓏鎧甲；左脅下懸一口寶刀，右脅邊掛一張雕弓；坐下一匹紅紗馬，使著兩杆六沉槍。威風凜凜，雄氣赳赳！呼天保暗暗喝彩：「好一員小將！」便高聲問道：「番將快通名來！」文龍道：「某家乃大金國昌平王殿下陸文龍便是，爾乃何人？」呼天保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呼天保是也。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來受死！倒不如快快回去，別叫一個有些年紀的來，省得說我來欺你小孩子家。」

陸文龍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聞說你家岳蠻子有些本事，故來擒他，量你這些小卒，何足道哉！」呼天保大怒，拍馬掄刀，直取陸文龍。陸文龍將左手的槍，勾開了大刀；右手那枝槍，豁的一聲，向呼天保前心刺來！要招架也來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呼天慶大吼一聲：「好番奴，怎敢傷吾兄長！我來也！」拍馬上前，舉刀便砍。陸文龍雙槍齊舉。兩個交戰，不上個回合，又一槍，把呼天慶挑下馬來；再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陸文龍高聲大叫：「宋營中著幾個有本事的人出來會戰！休使這等無名小卒，白白的來送死！」那敗軍慌慌忙忙報知元帥。

元帥聽得二將陣亡，止不住傷心下淚，便問：「再有那位將軍出陣擒拿番將？」祇見下邊走過岳雲、張憲、嚴成方、何元慶四人，一齊上前領令，情願同去。岳爺道：「即是四人同去，吾有一計，可擒來將。」四人齊齊聽令。

正是：運籌帷幄將軍事，陷陣衝鋒戰士功。畢竟不知岳元帥說出甚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